

我与世界隔着个手机

丁迎新

妈妈把一部新手机往正在写作业的女儿面前一放,说,以后别烦我!说的时候,眼睛还盯着自己另一只手的手机上,说完,转身就走。

刚升小学三年级的女儿,停下笔,看了眼压在课本上的手机,把笔倒过来,用笔杆将手机推出课本,摇了摇头,继续写。

写着写着,握笔的手抵在了下颏上,眉头微皱,这样的姿势保持了好久。真的是没办法了,眉头一挑,放下笔,伸手拿过妈妈刚送来的手机,搜索答案。这是爸妈惯用的办法,说任何问题都能解决。答案搜到了,有两个,而且完全不同。思忖了下,打开微信,找到“1+1+1”家庭群,对准作业本上不会做的题目和搜索到的两个答案,拍照,发送,然后等待妈妈或者爸爸给出判断。

女儿是个乖巧的女儿,在等待回复的时间接着做后面的题目。又遇到了难题,不搜答案了,直接拍照发送。全部作业结束,微信上共发送了四道不会做的题目,可爸妈的定论还没来,就又在微信上发了三个问号,过一会,又是三个问号。发过来了,爸爸发了一个,妈妈发了一个,爸爸又发一个,妈妈又发一个,照样抄到作业本上,结束。

作业写完,女儿不想出房门,除非听到妈妈叫吃饭。她知道,此时的爸爸一定是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,茶几上是泡好了还没顾得上喝一口的茶;妈妈斜靠在厨房的门框上,一步之遥,是燃气灶上正烧着的菜;都捉着手机,专心致志地盯着手机。司空见惯的画面,每天如是,雷打不动。女儿喜欢画画,摊开画纸,开始画自己新构思的一个系列作品。

有一个人烦到妈妈了,是妈妈的



端 详 苗 青 摄

妈妈。当然,她也是按照妈妈的要求,以微信的形式,五个字:你爸跌倒了。手机上打字的速度,妈妈向来是一流的,迅速回复:要紧吗?拍个照片发给我。妈妈的妈妈动作很快,马上遵命拍了发过来,有全身的,有腿部跌伤位置的。从照片上看,老人躺在床上,手遮着脸,不让拍,腿部膝盖的位置表面发乌,破了皮,有血丝。妈妈给出诊断结论:没什么事,我来网购膏药和搽的药水。一行字发出,已迅速切换到网购平台,手指轻点间,页面翻飞,已心中有数,稍顷,下了订单,只等对方发货。

回过头来,妈妈按开微信视频,交待老人卧床休息,不要走动,网购的药明天就到。一桩意外处理完毕,菜也烧好了,几声喊,才把两个人拽到饭桌前,一家人开始吃晚饭。

一见到爸爸妈妈吃饭的样,女儿的小嘴翘了起来。一只手粘在了手机

上,始终不离开,眼睛也是,有根看不见的线拴着;另一只手偶尔捞起几粒米饭塞进嘴,偶尔挟起一根青菜或肉片填到嘴里,无须目光帮忙,准确无误。女儿是不佩服这等功夫的,三两下扒完,一扭身,进到自己的房里,继续画画。

爸爸的手机有视频邀请来了,是爸爸的妈妈,不得不中断正玩的游戏。妈,有事吗?

今天乡下老家的二大伯来了,你小时候最喜欢你的那个,还记得吧?

知道。我正在吃饭呢,没事我就挂了。

有事。二大伯带了正宗的土鸡来,明天晚上我来烧,你们都回来吃饭。

哪有空来回跑,你们吃吧。

房里的女儿听见奶奶的声音了,兴奋地冲出来,凑近爸爸,对着手机喊:我要吃。

家乡的夜

熊凤霞

自家玉米地里撒野。

记忆中,除了手电筒,还有星星月亮、萤火虫照“亮”过乡人们的夜晚,而最常见的要数一种用葵花杆做成的火把,那时期,它几乎是乡人们夜里赶路必带的照明工具。因为家家都有,不要成本,易点燃,抗风能力强,且不易熄灭,乡人们极喜使用。

三十年前的白露之夜,爸爸手牵着姐姐肩驮着我跟随人群去看电影。由于队伍太长,只有裁缝多带的一只葵花杆火把照亮,我们父女又走在队伍的最后面,所以,坐在爸爸肩上的我除了听乡人们脚擦脚手拉手你牵我推的声音,就是仰头看那无边的夜色。

夜色是神秘的,连眨眼都没有,只有纯纯的黑,却给了我观察夜色的眼。眼睛是一点点适应那种黑的。山弯一道道转了又转,仅有一丝丝儿火把晕过来的光线断了又断,续了又续,续了再断,断了就乱了。群山包围

之中,黑暗似一层层的厚油布,裹得人胸口透不过气来,又仿佛一座座漂移的暗礁,直逼自己而来,瞬间把人的恐惧挤压得慌了手脚破了胆量,四处瞎撞。多少年后,那种相牵相寻的温馨总是回荡在记忆的山谷间。

看电影,人们挂在树杈上看,挤在墙头看,踮起脚跟站在一条长板凳上看,蹲在房梁上看。我骑在爸爸肩上看,看得如火如荼,热烈而紧张,认真且慎重,七婶八爷二楞三妞的都来了。那场面,若看的是一位新娘子,那不得把新娘子脸羞红到脖子根,才叫个怪。人多面子大,把个影片儿嘚瑟得晃头晃脑的醉了酒般。画面变换的亮光一闪一闪,幕布拂面波澜轻滚,悄无声儿就能把人的思绪延伸到夜的无垠里去。

看完电影,又往回走。夜更黑,星星反而亮了。人们去时候的叽叽喳喳欢欢喜喜变成了回去时稀稀拉拉渺

渺孙女,我们不吃也要给你吃。要不我们过来吧,在你们那烧。

就这么说。话一说完就要挂,女儿赶紧冲手机里的奶奶做了个再见的手势,说了声奶奶拜拜。

女儿正要回房,突然想起了什么,打开家门,走到楼上人家,砰砰砰敲门。门开了,是外婆。进屋才知道外公跌倒的事,进到房里问候和察看,要打120,被外婆拦住,说没事,你妈已经买了药。又说起奶奶明晚来烧土鸡的事,让一起来吃,外婆举了举手机,笑着说,算了,视个频看看,就等于吃了。孙女生气了,抓过外婆的手机扔到床上,蹬蹬蹬又下楼回了家。

盛大的校园文化展周日开幕,女儿把学校发的通知复印了几份,发到每个人手里,还特意用手机拍了照,发到每个人的微信上。说老师要求所有家长必须参加。

老师的话就是命令,不敢不从。确定好出发时间,一家三口在楼门口等,楼上的外公外婆下来了,住在对面楼的爷爷奶奶也来了,网约了两辆车,前往学校。

远远地,已看见学校的大门被一个巨大的卡通手机模型裹着,里面人山人海,好玩的是,所有的孩子都套着一个大大的手机模型。很多媒体都来了,人人都拿着手机拍,孩子们成了焦点。大家来到最醒目的画展前,竟然是放大的女儿的一组画,有女儿的照片在上面,标题是:

我与世界隔着个手机!

每幅画都有一个特大的手机竖在中间,一边是夸张的喜笑怒骂的脸,一边是大哭的孩子、扔在地上的书、拄拐杖的孤独老人、倾斜的房屋、疯长的花草、寂寞的蓝天白云等等。

很多人都沉默了,包括爸爸和妈妈。

渺茫茫的小心过沟小心跨坎的提醒。这一夜的聒噪停下来,天地就静起来了,静得老老实实,只有星星还是调皮的,挤着眼儿一眨一眨的,如孩童逗孩童喜欢。芦苇让风擦肩而来,才知夜已似山泉水,凉丝丝的,让人不禁打冷颤。

而如今,因为新农村建设,路灯入村入户,乡人们早已享受亮如白昼的夜晚了。路灯点亮的一条条乡村水泥路、沥青路点缀在天地远山之间,似游龙,宛如虹,划出群山的脉络,描摹出村庄的模样,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、夜归。人们的夜生活也跟着更加丰富多彩,跳广场舞,迎风乘凉,围坐夜谈,打球跑步,下棋喝茶,惬意而充实。

各式各样的路灯,像地理标志产品一样,落脚于各个不同的村落,用特色维护自己专属的地位,成为我们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风景。像花骨朵般,必将在群山之间开遍。

坐在家乡的夜里,感受村庄的变化,蓦然明白,夜晚照明工具的更迭历程,也是村庄自己的更迭历程。抬头望天惊喜发现,月亮是其中最大的一盏路灯,照亮千家万户,亿万年不曾改变,如游子朝向家乡的那颗心。